那时候我们的黑板报和壁报，扛着“中文系”的牌子，很有号召力

当年黑板报

□朱寿桐

往事并不如烟那么朦胧，无可捉摸。我觉得往事如絮，虽飘忽不定，但可以捉摸，一旦捕捉到，还相当清晰。特别是当年做学生的时候，主编黑板报、壁报的情况一一如在目前，像放电影一样。

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大学生非常热心于发表自己的创作，黑板报和壁报就成了主要的发表平台。我一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主编班上的黑板报，后来当了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理所当然成了系黑板报和壁报的主编。这么多年，做过不少主编，包括像《华文文学》这样重要刊物的主编，现在也还在做着《中国文化论丛》的主编，不过我还是特别怀念学生时代当黑板报主编的感觉，那才叫说一不二，首先是编辑稿件，予取予夺；然后安排版面，指点江山，纵横捭阖。

一开始编辑班级黑板报，是不是有主编名义不知道，但是有个编委会的，记得我给班级黑板报取的名字叫“涟漪”。后来负责黑板报长廊的中文系板块，当然也就是主编了。每次在黑板报前指点版面，修改文字，感觉很好。有多好？当时主持各系黑板报的署名单位都是各系学生会宣传部，但一般用简称，历史系学生会宣传部简称“史宣部”，政教系学生会宣传部简称“政宣部”，我们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差点也想用他们的那种简称法，都已经写在黑板报的题头上了，想想还是觉得不合适，就让抄写的同学抹去，换作“中文系会宣”。

当年还真有办刊物做文化的意思。记得当时一位托名为“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议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热烈争论，我们的黑板报立即跟进讨论，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碰撞、争议。后来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才知道五四时代早已经掀起过这样的讨论。有的朋友写文章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这场人生问题大讨论其实是对五四时期“人生究竟”大讨论的呼应，我觉得有些夸张，不过联系还是有的。

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未必。文化辩论同许多学术辩论一样，往往越辩越模糊，不过这种辩论过程，越是认乎其真，越是显得精彩。因此，我的主编生涯，应该说还是在编辑黑板报的时候最显得“高光”。那是一种看得见的“高光”。设想一下，下课之后，大食堂前，黑板报抄写还没有完工，一群一群拿着白搪瓷饭盆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学友，都围在板报前浏览，有时候居然会围上两三层。读者如此踊跃，对于编者自然是一种无比的激励。这些可爱的读者宁愿推迟打饭时间也要站在那里将黑板报“披阅”一过，或泯然一笑，或略有所思，或微微颔首，或一脸茫然，然后从围读的人群中悄然退出。

那时候我们的黑板报和壁报，扛着“中文系”的牌子，很有号召力。壁报每期必有小说，黑板报也常有小小说，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最受欢迎。记得李振鹏同学发表过一篇《烦人的酒香》，说的是冬至夜一个市民因为买不到计划控制的商品黄酒，闻着满街巷黄酒的香味而略感烦恼的故事，人物清晰，文笔老到，情绪把握得不温不火，至今仍有印象。在那里发表小说的还有陈茂学同学、戴建平同学等。在黑板报上发表诗歌者颇多，当然也以中文系的作品为佳盛。严月明同学喜欢写宝塔形诗歌，李勤璞同学的诗不仅给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连老师也都格外关注，记得他在黑板报上发表的一首《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注视》，教当代文学的廖慧予教授竟然拿着她的备课本，站在黑板报前，一字一字地抄录。对了，由于有较为厚实的诗歌创作基础，我们曾经发起过“诗歌征集活动”，向全校学生征集诗歌，此事得到了大学校报编辑部的支持和参与，扩办成全校性的诗歌征文活动。

我们的黑板报有一些王牌栏目，包括署名大卫的一位学长的漫画，他为我翻译的《大拇指汤姆的故事》所配的只有拇指大的汤姆的图像，既洋气又潇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刘丹青学长，他以“单青”的笔名连载的语言学小词典条目，都是十分受欢迎的内容。

中文系的黑板报显然比较讲究学术性。我在上面发表过一篇《论应启后老师的讲课艺术》，分析应老师讲课“反向举例”的特征。应老师所教的课程是《马列文论》，他能以非常生动的比喻和非常生活化的情景阐释非常深奥的文学理论。他最精彩的讲课方法是“反向举例”，即从命题的反面假设某种尴尬甚至不堪的情形，让学生从对这种尴尬或不堪的领悟中了解相关命题的意义。比方说，他讲文学中“较大的思想深度”与“莎士比亚化”的情节生动性的关系，立论说：思想深度非常重要，但文学作品不能光是思想，必须要有相应的故事情节和生活内容加以承载；文学艺术的思想深度譬如人体需要的葡萄糖、维生素，但人体如果直接接受纯粹的葡萄糖、维生素，那滋味就不好受，必须跟可口的水果、蔬菜一起进食，才是享受，才能愉快地得到滋养。这应该是我写过的论文中唯一的一篇“教学研究论文”，它就揭载于我们的黑板报。

词作家乔羽（油画） □冯少协

有时爬楼，回想起当年谈恋爱时的情景，那种单纯、期盼、痴迷、热烈，年轻真好

我还行

□尹 广

居住了二十余年的楼房要更换新电梯，对此，我是又喜又愁。

我所住的楼，每层两户。因住户少，每栋楼只有一部电梯。这就意味着，在改旧换新期间，没有电梯可乘，只能爬楼梯。我住在楼中间的九层，一楼是空层，空层上面是隔层。从一楼爬到二楼，等于爬到四楼，爬到九楼，相当于爬了十一楼。如果开车到车库，从车库到家里，等于爬了十三层楼梯。

我一生不爱运动，尤其害怕爬山爬楼。特别是几年前，我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对于爬楼更是心有余悸。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处事先发出公告，让我们业主们提前作好物资准备，要么先将重量级的粮油等物品提前储存起来；要么到外面租房住，并将享受一定的住房补助。我思来想去，决定坚守。

第一天开始爬楼，心里直打鼓。来到楼梯前，眼睛盯着面前的台阶，迈开了沉重的步子，数着台阶数，1、2、3…7、8…12、15……，越数腿越感到沉重，气也短了，开始喘了，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歇了一会儿，再往上爬，心脏“突突”跳得厉害，感觉是身体牵引着腿脚前行。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团泥似的瘫在那里。突然，手机响了，是顺丰的快递小哥打来的，说是我的快递到了，要我下楼领取。我擦着前胸后背的汗，跟他说，自己刚爬到家，能否帮我送上楼。以前有电梯时，快递小哥会爽快答应。这次快递小哥流露困难：“叔，今天我拉了一车货，如果爬上楼，会耽误时间，还担心车上的货物。”我马上表示，我可以支付一点辛苦费。快递小哥婉言道，不是钱的问题，真的是现在抽不开身。下次，我先送完别人的货，最后再送您的。话讲到这个地步，我只好再次走下楼……与徒手爬楼完全不同，抱着纸箱爬楼，像是抱着一座大山，爬几步，得找地方歇一会儿，缓过气来，再弯腰将梯面上的纸箱子抱起，继续爬楼。两个来回，到家如释重负地放下纸箱，全身像散了架似的。

生活要继续，至少每天得上下楼两次。我开始调整自己的心理和办法。爬楼时，我不再盯住前面的台阶，而是仰头朝上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脑子里不再惦记着还剩多少台阶和楼层，而是神游起来：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有人骑车漫游祖国大地、有人划船周游世界，想象他们的样子和心理活动。有时爬楼，回想起当年谈恋爱时的情景，那种单纯、期盼、痴迷、热烈，年轻真好。

我一生喜欢写作，并让我受益终生。写作首先要有冲动和灵感，要酝酿、发酵，我在爬楼时，就琢磨某个文章如何构思，从哪个角度入手，怎么提炼？在酝酿和琢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到了家门口。有一次，因入戏太深，竟然超过自己所在的楼层，爬到更高楼了。

环境改变人。对于爬楼梯，我从之前的恐惧到爬楼梯时的艰难、痛苦再到还能接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除了改进方式方法外，也得益于我在心理上的调整。这使我想起几十年前在新疆部队时听说过的一则寓言：戈壁滩上有两粒种子，一粒种子在唠唠叨叨的抱怨中死了，另一粒种子调整自己的心态，默默地把根伸向大地，汲取每一滴水分，终于长成了一棵粗壮的胡杨。

在爬楼的经历中，我发现了自我，锻炼了自我，强壮了自我，让年逾六旬的我感觉自己还行——看到了长期浑然不知的自身潜力，这是一个多大的人生收获啊。

那些或艳丽奇瑰或朦胧迷离或光华温润或纤细绮靡的诗句，不仅充实着他爱情的“诗国”，并足以使他变得不朽

李商隐的三段情史

□谢新源

约公元813年，李商隐降生在唐怀州河内雍店，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市山王庄镇新店村，一个已经衰败的大家族，从曾祖父到父亲三代早殁；从曾祖母到母亲三代守寡。这种累世孑遗、贫寒无依的家世，使他自小在心理上就积淀了偌多悲剧性的因子。成年之后所经历过的三次爱情挫折，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与女道士有过奢望天仙配般的爱恋，与柳枝姑娘有缘无分情难圆的爱恋，与结发妻子王氏刻骨铭心修成正果的爱，每一段都令人唏嘘。

公元826年，23岁的李商隐来到河南玉阳山东峰的道观修道。一天，与在山西峰灵都观里的宋华阳不期而遇。一个英俊儒雅、风华正茂、满腹诗书，一个年轻俏丽、聪慧灵巧、顾盼生辉。宋华阳本是侍奉公主的宫女，随公主而前来修道。禁不住山外世界的繁华喧嚣，一见情生春心荡漾，两人便不顾两峰之间七八里崎岖山路和溪水的相隔，频频约会，倾心相爱。然而，这种爱是不容于礼教和道观清规的。短暂的欢心、怅然若失、痛苦的煎熬，一起叠加在李商隐身上：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果然，他和她的情事还是被人发现，以“无望”告终：他被逐出山门，怀有身孕的她则被遣返长安宫中。后人评说，李商隐与女道士的爱情是“千百年来文人中鲜有的奇遇，情史中的第一悲剧”，为他后续的诗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他与柳枝姑娘的相遇颇为传奇，发生在李商隐从怀州赶往长安的科考途中。那年春天，李商隐和乡党一同赴长安赶考，夜宿洛阳城西。堂兄李让山的家就在附近，见到堂弟李义山（李商隐字义山），便兴奋地高声吟咏其诗《燕台四首》之“春”：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具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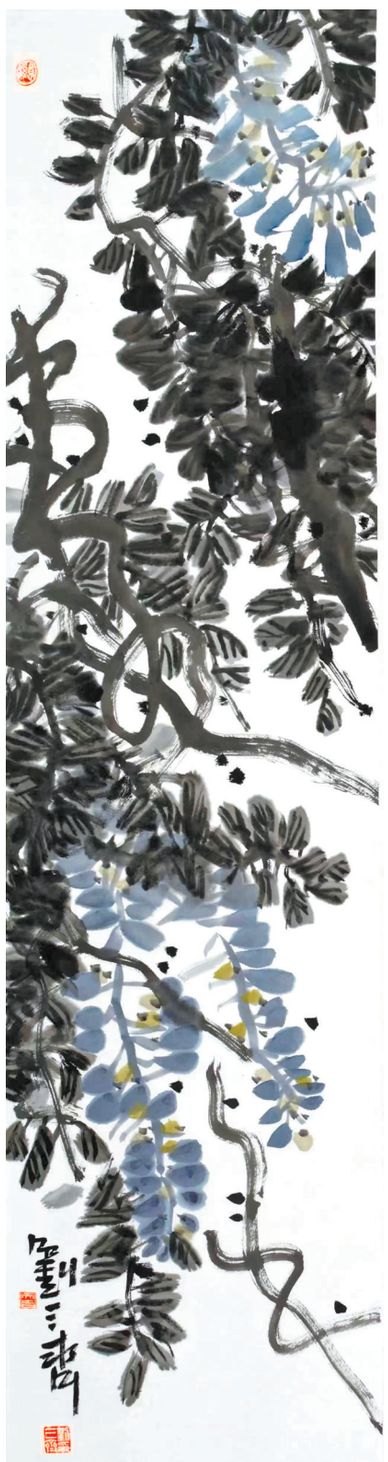
李让山且吟且行，很是投入，却不想正被邻家姑娘柳枝听得真切。柳枝父亲虽然早逝，但曾富甲洛阳一方。她是在优越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中长大的，而且天生丽质聪慧伶俐，不仅能弹琴吹箫，还会作诗。她听着这情深意长的爱情诗不禁入了迷，便问李让山诗是何人所作，李自豪地说是堂弟李义山也。对诗作、作诗颇有理解鉴赏力和天赋的十七岁小柳枝，顿时倾慕之情难掩，当即手断衣带请让山大哥转赠义山向他乞诗。李商隐天生多情，面对俊秀婀娜且多才多艺的柳枝，也有倾慕之情，点头应允。岂料，因赶考辜负了邀约，后来，柳姑娘嫁作他人妇。

李商隐伤感是自然的，这可在他其后写下的哀怨动人的五首《柳枝词》中看到。李商隐让堂兄将此诗带回洛阳，题写在已人去室空的柳枝旧屋墙上。

李商隐与王茂元之女王氏因相遇而生情、相爱、成婚，又是一场令人动容凄美感动的爱情故事。

作为节度使的王茂元算是有权有钱的大户人家，而李商隐却独立清高，他深爱王氏，但不以王氏为梯阶去攀附。所幸，王氏亦是知书达礼之人，她甘愿放弃在父家的“富二代”优裕生活，跟随夫婿过着清贫且离多聚少的日子。会昌三年，他们结婚五年后王茂元病逝；大中元年、大中三年李商隐连年外派，待大中五年春夏间他罢慕归京，王氏已不幸病逝家中：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妻子去世之前，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唯房中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还在。李商隐睹物思人，追悔无限，《李夫人三首》《西亭》《正三崇让宅》，一次次以诗托思寄情，向亡妻诉说衷肠。

李商隐诗句中那些或艳丽奇瑰或朦胧迷离或光华温润或纤细绮靡的诗句，不仅充实着他爱情的“诗国”，并足以使他变得不朽。



紫藤（国画） □刘三齐

因为有奶奶烹煮的消暑糖水，甜滋滋，凉丝丝的

盛夏的味道

□邹倩娟

如果盛夏是有味道的话，那对我来说，应该是甜的。

小时候，每逢暑假，我都会随奶奶回乡下生活。盛夏酷暑难耐，奶奶却总能煮出各式各样的糖水解暑消夏：海带绿豆沙、绿豆西米露、番薯糖水、木瓜银耳糖水、莲子百合银耳糖水、清补凉、黑凉粉、豆腐花……每一样都让我回味无穷。

长大后，每到夏天，我总会想起奶奶，想起乡下弥散着甜味的厨房，想起那些消暑糖水。

奶奶最常煮的是海带绿豆沙。绿豆和海带用清水浸泡半小时，锅中加入清水煮沸后，放入浸泡好的绿豆用中火熬煮，再清洗海带并切成小段。在绿豆熬至将烂未烂时，加入海带，稍后加入适量冰糖，小火熬煮绿豆成沙即可关火。出锅后，绿豆的清香和冰糖融化后的甜香，萦绕着厨房，久久不会消散。那时，我尝海带绿豆沙，只觉清甜爽口，奶奶却念叨：“天气湿热，海带和绿豆都清凉解热，解毒利尿。”她总盯着我，要我多吃几碗。

奶奶还常做黑凉粉，我对它果冻般的性状和口感有种难以言说的喜爱感。买来的黑凉粉粉包倒进盘里，准备一碗凉开水，分次在粉中加入凉开水，不停地搅拌均匀，调至糊状。再煮上一大锅开水，水烧开后，转成小火，倒进搅拌好的黑凉粉糊，并搅拌防止粘锅，直至烧开，便可熄火。奶奶接着另起一锅，加入适量清水，放入一片黄糖，开小火慢慢熔化，盛出黄糖水备用。以前家中没有冰箱，奶奶会从井里打上一盆井水，将盛着黑凉粉的锅置入井水里。清凉的井水使黑凉粉更快凝固，更凉爽可口，那冰镇效果不比冰箱逊色。

碗中装进划成小块的黑凉粉，淋上糖水，草本的清香遇上金黄的糖水，风味清润甘美，质感滑嫩。午后从外面疯玩回到家中，吃上一碗，顿感舒畅爽利。奶奶常守在我身旁，一边用小手帕替我细细擦着汗水，一边说着：“黑凉粉清热解毒，多吃点。”

清补凉糖水是我见过材料最多的一款糖水。每次看着奶奶依次取出沙参、玉竹、薏米、芡实、银耳、枸杞、淮山、桂圆、红枣、莲子、百合、冰糖等，我就知道她准备熬煮那清补凉糖水了。只见奶奶提前泡发银耳并撕成小朵，去除莲子的心后，一并清洗好其他材料。然后，煮一锅开水，在沸水中加入用料，大火煮十多分钟后，再改用小火慢熬。半小时后加入冰糖，最后熬煮至冰糖融化。如此多的用料，搭配起来却出奇的和谐融洽，口感丰富，滋味清新甜爽。奶奶清楚地知道每一用料的功效，“莲子养心、补脾胃，薏米健脾祛湿，沙参清热凉血……”懵懵懂懂中，我听明白了，一碗用料满满的清补凉糖水应是跟黑黑苦苦的凉茶有着差不多的作用。

于是，我问道：“想要清热祛湿，为什么不直接喝凉茶？”奶奶却说：“凉茶苦，你不愿意喝，你就爱甜的，吃糖水，也能清热祛湿。”听到这话，纵使盛夏时节，天气闷热，小小的我心里却泛起愉快舒畅的涟漪。

童年的盛夏，因为有奶奶烹煮的消暑糖水，甜滋滋，凉丝丝的。

无论何时何地，中间经历过多少挫折与艰辛，每次行走在街上，好像都能闻到似曾相识的煎饼味

煎饼的味道

□陈新元

高中时候，每逢周五晚修后总会约几个小伙伴出去校门口逛，流动摊贩虽是小了点，但各式各样都有，麻辣烫、臭豆腐、炒粉炒面、杂粮煎饼等，美味可口且价格实惠，对高中生来说，十几块钱就可以吃一顿“上等”夜宵。在这些小吃中，我对煎饼情有独钟，它称得上是我“肠胃界”的灵魂食物。

买煎饼十有八九少不了等，等的过程中就少不了同老板聊天，依稀记得那阿叔岁数四十多了吧，看上去是老了点，但人特别有精神，煎起饼来手法特别熟练。只见他舀起一勺稀溜溜的煎饼沫子，均匀地倒在鏊子上，与热锅碰撞发出“砰砰砰”的声音，仿佛在为这熟能生巧的手法奏乐。随后，他转动手里的转耙儿，转一两圈后就喊道：“靓仔，要加什么呀？”“好嘞，稍等片刻，美味马上就好哈！”他拿起转耙儿左边铲一下，右边刮几回，接着再来个大翻滚，一张形状正圆、厚薄均匀、没有破洞的煎饼就这样出炉了，一口咬下去，喷香酥脆，不由自主地感慨道：“老板，这味道儿真绝！”

高考后有空余时间了，自己也尝试在家做煎饼，网购了相关的设备和材料，整个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困难，而新手的第一次“实战”往往都是以满是窟窿且外露馅肉的煎饼皮告终。

怀着激动的心情倒下第一勺面糊，拿着推子将表面涂匀，估计面糊倒得太少，推的时间又太长，再加上火候太大，一股烟味熏得太呛，就一下子把饼皮给戳出洞来。事到临头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上其他料吧，就把超市里买来的鸡胸肉、菠菜、火腿肠等硬塞进去，等把整张饼“回手掏”的时候，下面已经黑糊……

后来上大学报考军校，去了外省，吃过不同地方不同口味的煎饼，但无论何时何地，中间经历过多少挫折与艰辛，每次行走在街上，好像都能闻到似曾相识的煎饼味，狼吞虎咽之际，心头总涌上一股幸福感和满足感，似乎有几分家乡的味道……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作息时间是分不清的，工作随叫随到，起早摸黑是常态

我的父亲

□梁 源

我的父亲属虎，今年刚好是本命年，八十有四。忠厚老实的父亲虽然经历了这辈子太多的艰辛和不易，但凭借着自己的争气、勤学、肯干和知足常乐的心态，尽管一生平凡，终归苦尽甘来，如今正安享晚年。

父亲出生于桂南的小村，小时候家里经济较困难，念了四年小学便辍学了，回家跟着我祖父干了三年农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重新入读四年级，两年后考上初中时，家里仍是捉襟见肘，对他的基本伙食费还是保障不了。但父亲很争气，入学不久，星期天就到离学校三公里处的硫磺矿区挑矿砂，辛苦一天下来便挣得六角钱，刚好可在学校购买到一个星期的粥票，每天可以喝上两顿粥。尽管基本伙食解决了，但终因缺乏营养而骨瘦如柴，好在父亲的学习成绩还挺不错，初一第一学期中段考后，父亲便为自己赢得了每月三元钱的助学金，免去了继续挑矿砂的辛苦活，也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学习。

到了初三，父亲最初的升学志愿是报考县师范学校读中专，首先是确保伙食无忧，其次日后也可早点工作以帮补家里。而当时就读的中学正准备招第二届高中学生，富有慈爱心肠的陈校长特意找到父亲谈心，说他成绩优秀，读高中以后有把握考上大学，而且高中的助学金也会更多一些，生活费将不成问题。父亲听从陈校长的劝导，选择了继续苦读三年高中，学习一路领先，其中数学成绩特别好，也由于助学金有增加，伙食改善了一些，身体也开始壮实起来。

很快便到高考，虽然成绩还好，但考虑到当时的家庭成分，父亲不敢报其心仪的北师大，最终被地区师专录取。五十多年后，当父亲得知我的大侄女高考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时很是开心，说终于圆了他当年到北京读大学的心愿。

读师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难得的是学校除了包伙食和学杂费外，每月还有三元钱的生活补助，对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父亲格外珍惜，不断充实自己，朝着当人民教师的方向努力。两年的大专学习很快毕业，但父亲最终没当成老师，而是服从分配到粤西一个小镇的供销社工作。

能从小村走出来到镇上上班，父亲已很是满足，他虚心向同事学习，工作上手较快，仅十几年时间便干遍了售货、收款、支款、采购、主办业务等多个岗位工作，他凭着自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善于钻研业务，逐渐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样样工作独当一面。那时候供销社的办公区与家属区紧挨着，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作息时间是分不清的，工作随叫随到，起早摸黑是常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凭着敏锐的经济头脑和自己会说流利普通话的优势，在镇供销社率先与北方众多城市的蔬菜公司联络起来搞“南菜北运”业务。因工作关系南来北往走的地方多了，父亲的眼界也开阔了很多。几年后，父亲被提拔到县供销社北运组主抓“南菜北运”工作，平台更大了，并在此一直干至退休。后来父亲感慨地说，在北方大棚蔬菜未兴起、没有高速公路、物流不发达的当年，每逢冬季县供销系统凭借着火车的“南菜北运”确实为保障民生、繁荣经济做出了一些贡献，那二十几年间自己也算是做了一番实事好事。

当年读初中时，父亲就爱上了音乐，吹笛子、唱歌的乐观心态一直陪伴着他成长。退休后父亲的空闲时间更加充裕，手抄了几百首名歌名曲，还自编自印了许多本歌集赠送给亲友，自然而然便成了一名业余的“音乐老师”，晚年终于圆了自己一辈子的“老师梦”。因为年纪大不适合吹笛子了，又学会弹电子琴，他和他的歌友们成了县老干活动中心的常客和活跃分子，大家还相互勉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